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咖啡的味道

文学批评的散文形式

秦 晋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咖啡的味道

文学批评的散文形式

秦 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咖啡的味道 文学批评的散文形式 / 秦晋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10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7-5063-9212-9

I. ①咖… II. ①秦…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961 号

咖啡的味道 文学批评的散文形式

作 者: 秦 晋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5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12-9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秦晋

1939年2月生于陕北安塞，祖籍山西孝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留学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赫尔德学院。系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原文艺部主任。著有文学评论集《演进与代价》、学术随笔集《感觉中的思维》。



寿晋



梦想的批评（代序）

从1979年至1984年法国《世界报》每周都发表一篇采访欧洲杰出知识分子的访谈，1980年4月6—7日《世界报》发表了福柯与克里斯蒂昂·德拉康帕涅的访谈《哲学的生命》。福柯在回答德拉康帕涅关于作品的价值的精确评价时说：

我不知道公众是否期待批评家来评判作品和作者。在他能够开口之前，评判已经存在了。

.....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福柯对批评的理解值得思考。似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举汇而求，昭然可鉴，借为序。

目 录

文学问题

卡夫卡和袁枚	3
马尔克斯论争	
——一个关于小说是什么的问题	9
红楼梦中的家事	15
咖啡的味道	18
倾听伍尔夫	
——文学奥秘的感性思考	22
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35
传统被解构之后	
——评何大草的后现代叙事	38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42
幻想的真实	45
构筑灵魂的场所	
——从张忌作品想到小说叙事的几个问题	49
印象与表现	
——大师们眼中的小说	54
突然陌生	63
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	66
天地人生	
——评余秋雨、史铁生、雷达的三篇散文	79
可以感觉到的生活世界	
——彭程印象及散文思考	84



思想者的风采

——评韩春旭的新人文散文	91
纪实与文学	100
马勒《大地之歌》第二第三乐章试解	103
《泰坦尼克号》画外话	110
晋如愁如	
——文学的演进与代价	115
文学批评答问录	118
变革时代的文学批评	
——在全国文学评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122
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	
——在中国作家协会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29

批评方法

切近：一种新的批评姿态	135
解读灵魂	
——茨威格的传记式批评	141
文化与习惯	152
文化的理解	155
随笔时代	158
历史与人	
——从秦始皇在历代帝王庙缺位说起	161
观念美学	
——读《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166
命运沉重的吹拂	
——评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	169
一个“村”和一个时代	
——评长篇小说《中关村进行曲》	175
从《八月桂花遍地开》看新历史小说	179

诗的自我思考

——读《我是我的神》随感	182
为了忘却的回忆	186
鸟事与人事	191

生命方式

被轰毁的笑靥

——悼朱颖	197
-------------	-----

天下谁人不识君

——读《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203
----------------------------	-----

未曾消失的生命

——怀念张锲	206
--------------	-----

江天一色无纤尘

——江晓天同志周年祭	209
------------------	-----

他带走了一种风格

——悼章正续	211
--------------	-----

喧嚣与宁静	213
-------------	-----

忽然想到顾颉刚	215
---------------	-----

怀念老房子	217
-------------	-----

死死活活相跟上	221
---------------	-----

生命的维度	224
-------------	-----

名字问题	227
------------	-----

离去的方式	230
-------------	-----



文学问题



文学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好的艺术是完美的表达。文学性薄弱就是复杂现象被简单地共识化、外在化。我们在这种作品里见到的不是我们的生活，而是关于它的说明；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关于它的解释。对真正的艺术来说，这些本来应该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卡夫卡和袁枚

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现代西方文学中极有影响的一位重要作家；袁枚，字子才，是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随园诗话》的作者。现在很多人可能更熟悉卡夫卡，而对袁枚知之较少。然而卡夫卡却知道袁枚。一个欧洲作家，不受时间、地域和文化的阻隔，竟然青盼袁枚的诗作，赏识袁枚的才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

卡夫卡研究过中国哲学，偏爱中国诗词，他有一本《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对这本书的喜爱用他朋友的话说“有时胜过爱其他所有的书”。卡夫卡在给未婚妻菲丽斯的信中至少有四次提到了清代诗人袁枚。他特别欣赏袁枚的那首《寒夜》，称“这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寒夜》是一首七绝：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衣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君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虽然不能从平仄对仗、起承转合上体会中国诗的美，但他却能一下就捕捉到诗中描绘的生动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的人物情感，以及包含在文字后面的弦外之音。这说明大作家之间的艺术感觉是相通的。

首先，卡夫卡是从文人习惯于夜间写作这样一个话题开始的。他不喜欢菲丽斯晚上为写信熬夜，同时又为自己的十分另类的生活方式忐忑不安：他下午三点左右从办公室回家，吃完饭，躺下睡到七八点，匆匆吃点东西，散一小时步，然后开始写作，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直写到凌晨两点钟。他的生活程序是为文学设计的。他不知道女友能否忍受这种

生活，于是借袁枚的《寒夜》证明在任何地方夜间工作都是男人的事情。而且他要告诉菲丽斯，袁枚袁子才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此人跟弗兰茨·卡夫卡一样，“才华横溢，无论作为人还是艺术家，都表现得极其博学多才”。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个惯于熬夜、才识出众、爱怜女性且多情善感的同类。

当然，卡夫卡喜爱袁枚，更主要的是来自对袁枚诗的理解。在另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解读《寒夜》的。卡夫卡说：可别低估那位中国女子的坚定性。他写道：书桌上的灯光使她不能入睡，但她保持安静，也许曾试图通过目光使那位学者离开书本，但这个忧郁的、忠实于她的男人毫无觉察。卡夫卡进而探讨了这首诗中看似无情却有情的深层含义。他认为，那位学者没有觉察他的情人的关爱和期盼，是屈从于无法改变的外力，而这一切最终又都是为了那个他所爱的而又被他慢待的人。卡夫卡既把这个问题社会化又把它情感化，更准确地说是将诗的意象自我现实化。他已经完全把自己想象成袁枚诗中的那位学者了。他从这首中国小诗里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他自己的心理问题，他想借《寒夜》向他的未婚妻表明他矛盾的心理状态和复杂的内心感情。

卡夫卡还用他写小说的“佯谬”手法解析《寒夜》。所谓“佯谬”，就是悖谬。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越是自然而然平淡无奇，反而越不寻常；看上去违反逻辑有悖常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后面，很可能包藏着天大的谬误。悖谬所揭示的就是这种既简单又复杂的样态，它反映的是人生的庞杂深邃和承载它的生活的平庸质朴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这不仅是卡夫卡惯用的写作方法，也是他内心深处对社会世态的看法。卡夫卡接下来写道：但她（指诗中的美人）终于忍不住了，夺走了他的灯。卡夫卡对“美人含怒夺灯去”这一细节特别欣赏，他完全领会了袁枚“含怒”二字的含意，十分有把握地说：“归根结蒂是这个女人的一次自我欺骗。”

卡夫卡对《寒夜》的分析并未到此结束，他还具体讲到了袁枚描写人物的手法。他对菲丽斯说：你是否发现，诗中的女子是那位学者的一个女友，而不是他的妻子。他说，如果此情此景面对的是他的妻子，则这首诗便失去了趣味。在卡夫卡看来，同样是写阻止“学者”深夜读书，情人和妻子的态度与方式是有差别的，《寒夜》的妙处就在于你一眼就看



出她不是他的发妻。还真让卡夫卡说对了，袁枚这里写的是妾而不是妻。袁枚也有写妻子的诗，但他笔下“老妻怕我开书卷，一卷书开百事忘”与“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是不同的。一个是“怕”，一个是“怒”，袁枚生动地刻画了与之密切相关而又不同身份的两个女人的心境和神态。卡夫卡十分看重袁枚诗的这种感觉真切、表达细微的艺术功力。

作家的艺术感觉很重要，但能沟通卡夫卡和袁枚的不止于此，应该说，在文学思想和艺术精神方面，他们的共同之处可能更重要。

我们知道，袁枚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诗人。他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提倡“性灵”，主张“文以情生”，认为只要能真实地自然地反映出诗人的感受就是好诗。袁枚有一首诗《静里》是讲如何从静中感悟“性灵”的。诗曰：“静里工夫见性灵，井无人汲夜泉生。蛛丝一缕分明在，不是闲身看不清。”袁枚认为艺术的灵性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静里”，如夜泉生于井那样自然浸润出来；诗情文意非死觅强寻，须“眸而得之”。袁枚所言性灵，与卡夫卡强调灵感的艺术观点非常相似，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和艺术门径。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应该是在感觉中自然而然地发现那些随处都存在却未被人认识的东西。这种“艺术发现”非常重要，尽管“大问题俯拾即是”（尼采语），但从生活细节中发现并表现出来并非易事。

袁枚还有一首诗能说明他的文学意向和立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里访子游。”他对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二程和朱熹这样一些注疏四书五经的通古博今的巨匠，一概不放在眼里，而看重的是孔子门下以文学著称的子游。“《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袁枚的这种看法，表明他在骨子里就认为道统之论、时文之学、八股之法，是有害于真情兴会的文学艺术的。所以他宁愿相信庄子的话：“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也。”

在反传统这方面卡夫卡比袁枚更为突出，走得更远，影响也更大。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用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他对社会及人生特殊的体验和理解。卡夫卡认为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现实的“闪烁耀眼的反映”，他对这种“精巧的奢侈品”极为不满，认为文学走的是一条“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



的路。卡夫卡对他的前辈狄更斯多有微词，说狄更斯的小说人物性格模型化，有些地方东拉西扯缺乏力量，显得精疲力竭却又在竭力润色。他强调文学必须“冲破外表”，挖掘“自己内心中夜的方面”，揭示“自我失败中所包含的真理”，应该反映出恶劣社会环境包围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和被熟视无睹的人性悲剧。可以说卡夫卡在文学上的叛逆性和颠覆性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现代派文学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均把他视为自己的先行者。卡夫卡的艺术叛逆精神，不仅仅是理念，它渗透在创作意识、写作方法、文化趣味、阅读感受，乃至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卡夫卡和袁枚在这个基础上的相通是最深刻的。

我们在谈到卡夫卡与袁枚的相通时，很自然地就涉及到了他们的不同。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相异与相通是彼此联系的，二者对认识文学现象及规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卡夫卡和袁枚最明显的差异，是他们在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或者说他们对文学的贡献。袁枚远没有卡夫卡那样令世人震惊、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追捧、成为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袁枚的诗尽管很纯美，很生动，很有情趣，很有灵性，但在艺术格局和文学深度上、在文艺的社会思考 and 人性探究上，远达不到卡夫卡的水准。如果我们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那么形成差异的原因，就特别值得研究，因为它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现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卡夫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社会时代、家庭环境、爱情生活、个人性格、文化特质等，都对他的文学产生影响，这一切最终凝聚并体现为他的艺术思考，一种透彻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纠结困厄的情感思维。这个感觉思维的最明了最简单的概括就是：“痛苦”。痛苦是卡夫卡一生的宿命，是他观察世界、洞察社会、体察人生和觉察自我的基本方法，是卡夫卡文学的情感符号、思想内核和精神本原。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孤独和忧郁，他的痛苦是深层次的，对痛苦的思索是他最大的痛苦。他说，我们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当那些残酷的怪物带着友好的微笑，像践踏讨厌的昆虫一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的时候，避免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是更大的痛苦。卡夫卡因而有句名言：“照理我是欢迎永恒的，找到永恒我又很悲伤。”因为，人们在



各种真理旗帜下，“漫不经心地毁坏了我们整个人类生活所系的事物”。卡夫卡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在他的时代和社会里是无解的，是人类的历史性悲剧。他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卡夫卡的痛苦是极端孤独的痛苦。用他的情人密伦娜的话说：卡夫卡是一个失去了庇护的、在一群穿衣服的人中间，惊慌失措的“唯一的裸体者”。面对这一切，卡夫卡能做的就是用他的小说“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紧紧抓住那“不可摧毁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结束。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卡夫卡病魔缠身，心力交瘁，心绪凄苦，他说他“什么能力都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1924年只有41岁的卡夫卡，痛苦地离开了令他一生痛苦的世界。痛苦造就了他的艺术；苦难铸成了他的伟大。

与卡夫卡相比袁枚是处在另一种生活境况和生命状态中。尽管袁枚在官场并不得意，33岁辞官隐居，“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难免有被边缘化的失落和孤寂。但他广交文友、诗酒唱和、优游随心、闲散任意，“栽花忙处儿呼饭，夜读深时妾屏灯”，过的是一种优裕闲适、怡然自得的生活。作为一个有反传统思想的、与主流文化不和谐的文人，我们不能说袁枚内心深处没有挣扎和痛苦，但是他的日子太安逸了，随园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地方，而不是磨砺人性的场所。他显然与卡夫卡不是处在同一个生态环境里的，所以，他们对人生磨难和痛苦的理解，也就自然不是在同一个深度等级上的。袁枚同卡夫卡一样，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不认同他的“性灵说”之外，一般论家认为他的作品选材平凡、着眼琐细、境地窄小。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平凡琐细非其要害。卡夫卡也写生活琐事，而且很琐碎很自我，然而他表达出来的的是一个时代的困惑与无奈。袁枚缺乏那种从生活琐事里挖掘普遍人性内质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同样，凸显自我也不是袁枚诗作的主要问题，问题在于他未能从自我中更好地提炼出具有超越自我的内在社会元素和情感符号形式。他的诗既达不到屈原之高，也做不到杜甫之深，这是他为什么纵然才情超人，却始终是一个“著名诗人”而非文学巨匠的根本原因。

我们很难说一个作家的苦难经历以及他对痛苦的理解，与他的文学成就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在文学理论著作中难于见到这种论述，但是，文学实践却一再表明这二者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密切。原因就在于我



们所讲的痛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人的伟大的痛苦”，是尼采所谈到的“天才的痛苦”，是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切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是一种人性苦难。这种痛苦，是人类情感意识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人最深刻的生存思想，因此它也是文学艺术家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的世界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只要想一想贝多芬、凡·高、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米兰·昆德拉以及我们特别熟悉的曹雪芹和鲁迅（曹雪芹与袁枚同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人，很可能是生在同一年，而鲁迅同卡夫卡是同时代的，他比卡夫卡只大两岁），想一想这些文学巨子内心对人类苦难的承载和吸纳，想一想人性的苦痛对他们的冲击和折磨；可以说是苦难震撼了他们的灵魂，激发了他们的情思，造就了他们贯穿到神经的叙述体系和融入到骨血的语言方法，是人间的大悲大苦，孕育了他们的艺术和艺术精神。

痛苦是人的情感矛盾和克服矛盾的过程，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只有通过痛苦，我们才能学会热爱生活。”卡夫卡用另一种表述方法告诉人们：“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艺术家的神圣职责，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建造起这种联系，使人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拯救自我的力量。我们说，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就是说他超越苦难，用他的爱心与良知、创造性和人格精神，为这个世界搭建了一座走向“积极因素”的桥；无论他使用什么文字、采用何种形式，他跨过人世间苦难所表现出来的，肯定是事物内在要素的最深刻的部分。

2010年12月2日